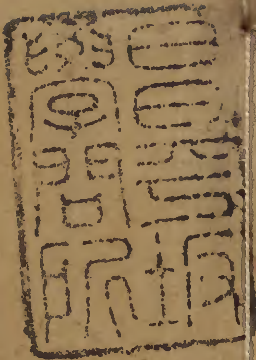


普燈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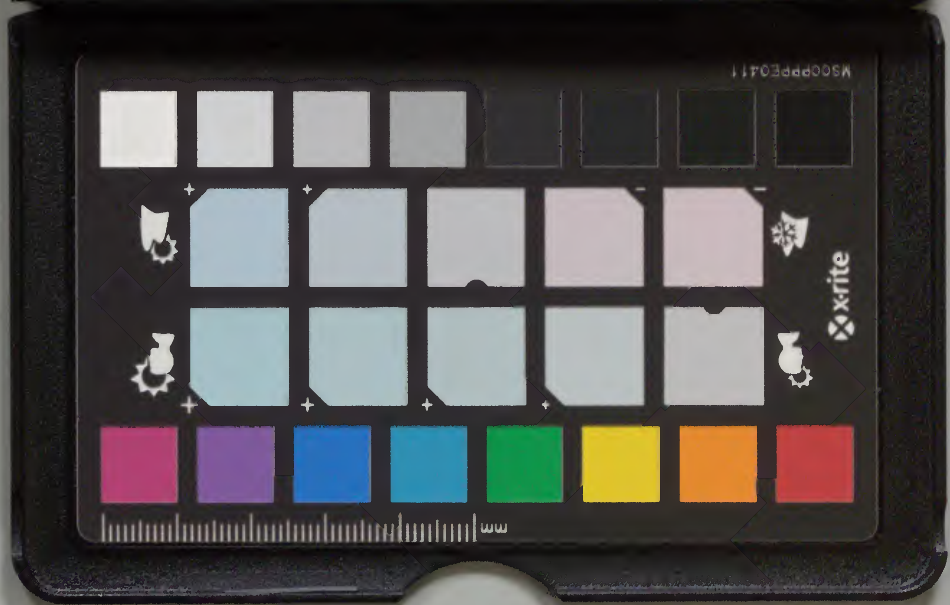
廿之廿二



			三	漢
		九	三	書
	大	五	三	門
一	架	函	五	類
四			冊	

內閣文庫			
三	三	漢	
一〇	三	書	
函	一		
一	四		
架	冊	號	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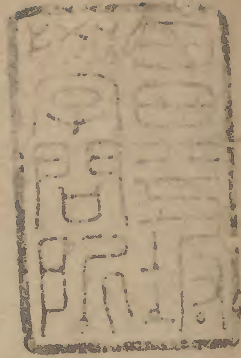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335
冊數	14 (10)
函號	310 122



普燈

錄

一九二



嘉泰普燈錄卷第二十一

平江府報恩光孝禪寺巨僧

受編

南嶽第十六世

臨濟十二世
楊歧五世

大瀉月庵善果禪師法嗣十三人

八人見錄

荆門軍玉泉窮谷宗璉禪師

潭州大瀉行禪師

潭州道林淵禪師

隨州大洪老衲祖證禪師

隆興府石亭野庵璇禪師

興州勸潭山堂德淳禪師

涼州安復庵可封禪師

潭州石霜宗鑑禪師

潭州法輪鐵庵致禪師
太平州吉祥聚禪師

襄陽府石門立禪師
雙林遠禪師

平江府穹窿覺文禪師
已上機語未見

梁山廓庵師遠禪師法嗣一人

成都府信相互禪師
機語未見

雲居法如禪師法嗣二人

太平州隱靜圓極彦岑禪師

鄂州報恩成禪師

歸宗真教正賢禪師法嗣二人

美州無為了悟禪師
潼州永福嗣衡禪師

已上機語未見

道場正堂明辯禪師法嗣五人見二人

平江府覺報清禪師

湖州何山然首座

湖州道場言禪師
成都府正法濟禪師
成都府金繩敷禪師
成都府二機語未見

白楊法順禪師法嗣二人見一人

吉州青原如禪師

州南安巖如禪師
機語未見

淨居尼慧溫法嗣一人

温州淨居尼無相大師法燈

南嶽第十七世臨濟十二世
黃龍六世

萬年心聞曇實禪師法嗣三人見二人
見錄

温州龍溪在庵賢禪師

澶州大瀉夷庵鑒禪師

等州投子溈禪師
機語未見

南嶽第十七世臨濟十三世
楊岐六世

西禪懶庵鼎需禪師法嗣二人

福州鼓山木庵安永禪師

南劍州劍門安分庵主

東禪蒙庵思岳禪師法嗣二人見一人
見錄

福州鼓山宗遠禪師

福州鼓山石庵知昭禪師
機語未見

薦福悟本禪師法嗣一人

法燈首座
機語未見

育王大圓遵璞禪師法嗣一人

然庵主
機語未見

開吾密庵道謙禪師法嗣一人

約州吳十三道人

東林已庵道顏禪師法嗣六人二人見錄

荆南府公安遯庵祖珠禪師

汀州報恩法演禪師

潮州積善道昌禪師

潼州府護聖麟庵開禪師

南康軍樓賢辯禪師

成都府保福芥庵清皎禪師

教忠晦庵彌光禪師法嗣二人

泉州法石中庵慧空禪師

臨安府淨慈混源曇密禪師

西禪此庵守淨禪師法嗣二人一人見錄

福州乾元宗穎禪師

福州中際寺禪師

天童應庵曇華禪師法嗣六人三人見錄

慶元府天童密庵咸傑禪師

南書記

侍郎李浩居士語見賢臣

吉州禾山心鑒禪師

婺州智者滿禪師

教授嚴康朝居士

道場無庵法全禪師法嗣一人

常州華藏伊庵有權禪師

大瀉行禪師法嗣一人

常德府德山涓禪師

龜峰晦庵慧光禪師法嗣一人

果州報恩智因禪師
機語未見

雙林用禪師法嗣一人

建寧府三峰印禪師

靈瑞肱禪師法嗣一人

潭州福嚴傑禪師
機語未見

南嶽第十六世臨濟十二世
楊岐五世

大慈月庵善果禪師法嗣

荆門軍玉泉窮谷宗璉禪師合郡雲門人族董氏兒
時有異言幼師廣化了達試法華凡兩奏名 恩乃
及剃染登戒之成都大慈講習往參信相昌禪師值
上堂僧問法法不隱藏古今常顯露如何是顯露底
法曰山河大地師聞微有得出關謁鹿苑業文殊道
佛性泰皆未釋所滯往扣月庵於道吾隨居福嚴每
舉雲門放洞山三頓棒話詰之語不契一日普請擔
米至弥陞嶺倦甚去檐噓之忽大悟拊掌笑曰快活
快活亟歸擬白月庵庵見來乃曰信吾不賺汝師禮

謝於定命首衆說法衲子踴隨竟晦迹南嶽二十年
居思大三生藏亦久因號璉三生會上封虛席潭師
龍圖劉公昉力挽開法未幾引退復住報恩福嚴及
龍王玉泉 開堂日問答已乃曰衲僧向人天衆前
一問一答一擒一縱一卷一舒一挨一撥湏是具金
剛眼睛始得若是念話之流君向西秦我之東魯於
宗門中殊無所益這一段事不在有言不在無言不
礙有言不礙無言古人垂一言半句正如國家兵器
不得已而用之橫說豎說只要控人入處其實不在
言句上今時人不能一徑徹證根源只以語言文字

而爲至道一句來一句去喚作禪道喚作向上向下
謂之菩提涅槃謂之祖師巴鼻正似鄭州出曹門從
上宗師會中往往真箇以行脚爲事底纔有疑處便
對衆決擇只一句下見諦明白造佛祖直指不傳之
宗與諸有情盡未來際同得同證猶未是泊頭處豈
是空開唇皮胡言漢語來所以南院示衆云諸方只
具啐呀同時眼不具啐呀同時用時有僧問如何是
啐呀同時用院曰作家不啐呀啐呀同時失僧云猶
是學人問處院曰如何是你問處僧云失院便打其
僧不契後至雲門會中因二僧舉此話一僧云當時

南院棒折那其僧忽悟即回南院院已遷化時風穴
作維那問曰你是問先師啐啄同時話底僧那云是
穴曰你當時如何云我當時如在燈影裏行穴曰你
會也大衆暗穿玉線密度金針如水入水似金博金
敢問大衆啐啄同時是親切處因甚却失若也會得
堪報不報之恩共助無爲之化便可橫身宇宙獨步
大方若跳不出依前只在架子下 上堂拈拄杖曰
破無明暗截生死流度三有城泛無爲海須是識這
箇始得遂召大衆曰喚作拄杖則觸不喚作拄杖則
背若也識得荆棘林中撒手是非海裏橫身脫或未

然普賢乘白象土宿跨泥牛參 上堂一切數句非
數句與吾靈覺何交涉師曰永嘉恁麼道大似含元
殿上更覓長安殊不知有水皆含月無山不帶雲雖
然如是三十年後趙婆酷酷 上堂舉瀉山問仰山
仲冬嚴寒即不問畧運推移事若何仰山進前三步
瀉曰知子答這話不得時香嚴旁立云某偏答得這
話瀉理前語問之嚴亦進前三步瀉山曰賴遇寂子
不會師曰問旣一般答亦相似爲甚麼肯一不肯一
要識瀉山麼脚踏西溪流去水手持南嶽寄來書
上堂宗乘一唱殊途絕萬別千差俱泯滅通身是口

難分雪金剛腦後三斤鐵好大哥 上堂舉麻谷持
錫到章敬又到南泉師曰是是放出南山真鼈鼻不
是不是勒回千里追風驥終成敗壞可憐生塞斷咽
喉無出氣無出氣有巴鼻趙州東壁挂葫蘆堪笑維
摩談不二 僧問保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保壽便
打意旨如何曰利勤君子云惟復棒頭有眼惟復見
機而作曰猕猴繫露柱云只如三聖道你恁麼爲人
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又作麼生日錦上鋪華又一重
問行脚逢人時如何曰一不成二不是云行脚不逢
人時如何曰虎咬大虫云只如慈明道釣絲絞水意

作麼生日水浸銅石印 問三聖道我逢人即出出
則不爲人意旨如何曰兵行詭道云興化道我逢人
即不出出則便爲人又作麼生日綿裹秤鎰 問不
落因果爲甚麼墮野狐身曰廬山五老峰云不昧因
果爲甚麼脫野狐身曰南嶽三生藏云只如不落不
昧未審是同是別曰倚天長劍逼人寒 問北斗裏
藏身時如何曰從地涌出云便恁麼去時如何曰波
斯讀梵書 問初生孩子還具六識也無趙州道急
水上打毬子意旨如何曰兩手扶犁水過膝云只如
僧又問投子急水上打毬子意旨如何云念念不停

流又作麼生日水晶甕裏浸波斯 問楊岐道三脚
驢子弄蹄行意旨如何曰過蓬州了便到巴州一問
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時如何曰昨夜祝融生兩角云
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曰今朝突兀又麼光云只如瀉
山呵呵大笑又作麼生日海水逆流云羅山道道吾
是箇館驛裏搦馬糞漢又且如何曰衣穿肉露 問
文殊是七佛之師為甚麼出女子定不得曰鬧處莫
出頭云罔明為甚麼却出得曰放屁合著大石調云
一等是箇時節為甚麼有出得出不得曰這裏有人
教唆詞訟 問達磨未來時如何曰雲籠嶽頂云來

後如何曰雨灑瀟湘 問世尊拈華迦葉微笑意旨
如何曰路窮山轉云冤有頭債有主曰噯噯噯噯云
忽然百萬大衆一時笑時如何曰你見箇甚麼僧禮
拜師曰賺殺一船人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曰騎牛
穿市過云學人買鐵得金曰父南子北紹興庚辰十
二月二十三日集衆出衣盂令於寺南建二窰堵一
以存吾報身劫灰之餘一以奉四衆靈骨書偈而逝
七日闍維獲舍利五色衆咸得之以正月二十四歸
骨奉藏焉壽六十四臘四十一
潭州大為行禪師 上堂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

且道是箇甚麼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畢竟在甚
麼處苦苦有口說不得無家何處歸 上堂橫拄杖
曰你等諸人若向這裏會去如紀信登九龍之輦不
向這裏會去似項羽失千里烏騅饒你終不恁麼落
在無事閣裏若向這裏撥得一路轉得身吐得氣山
僧與你拄杖子遂靠拄杖下座 上堂舉僧問趙州
路逢達道人 不將語默對未審將甚麼對州云人從
陳州來不得許州信師曰滿滿彎弓射不著長長揮
劍斫無痕堪笑日月不到處箇中別是一乾坤

潭州道林淵禪師 上堂曰節近端午乍晴乍雨帶

累達磨眼睛特地和泥合土二祖不會承當雪庭枉
受辛苦引得後代兒孫各自開張門戶或放南山毒
虵或作玄沙猛虎雪峰連輟三毬禾山一味打鼓山
僧檢點將來盡是葛藤露布爭如喫飯著衣此外更
無佛祖畢竟如何阿嬈便是大哥妻師姑元是女人
做 僧問鍾未鳴鼓未響托鉢向甚麼處去德山便
低頭歸方丈意旨如何曰奔雷迸火云巖頭道這老
漢未會未後句在又作麼生曰相隨來也云巖頭密
啓其意未審那裏是他密啓處曰萬年松在祝融峰
云然雖如是只得三年三年後果遷化還端的也無

日摩呢嗒喇吽噯吒紹興二十三年五月七日上堂
拈拄杖示衆曰離却聲色言語道將一句來衆無對
師曰動靜聲色外時人不肯對世間出世間畢竟使
誰會言訖倚杖而逝

隨州大洪老衲祖證禪師潭之瀏陽潘氏子 上堂
曰萬象之中獨露身如何說箇獨露底道理堅起拂
子曰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 僧問雲門問僧光
明寂照徧河沙豈不是張拙秀才語僧云是門云話
墮也未審那裏是這僧話墮處曰鮎魚上竹竿 問
離却言句請師直指師豎起拂子僧云還有向上事

無曰有云如何是向上事曰速禮三拜

隆興府石亭野庵璇禪師 上堂曰喫粥了也未趙
州無忌諱更令洗鉢盂太煞沒巴鼻悟去由來不丈
夫這僧那免受塗糊有指示無指示韶石四楞灘塌
地入地獄如箭射雲岫清風生大厦相逢携手上高
峰作者應須辨真假真假分若爲論午夜寒蟾出海門
隆興府泐潭山堂德淳禪師信之上饒人 上堂曰
俱胝一指頭一毛拔九牛華嶽連天碧黃河徹底流
截却指急回眸青筠笠前無限事綠蓑衣底一時休
常州宜興保安復庵可封禪師三山玉融林氏子

上堂曰天寬地大風清月白此是海宇清平底時節
衲僧家等閑問著十箇有五雙知有只如夜半華嚴
池吞却揚子江開明橋撞倒平山塔是汝諸人還知
麼若也知去試向非非想天道將一句來其或未知
擲下拂子曰須是山僧拂子始得 上堂舉雲門問
僧光明寂照遍河沙豈不是張拙秀才語僧云是門
云話墮也師曰向道莫行山下路果聞猿叫斷腸聲
潭州石霜宗鑑禪師 上堂曰送舊年迎新歲動用
不離光影內澄輝湛湛夜堂寒借問諸人會不會若
也會增瑕類若不會依前味與君指箇截流機曰雲

更在青山外

雲居法如禪師法嗣

太平州隱靜圓極彥岑禪師台城人也 上堂曰韓
信打關未免傷鋒犯手張良燒棧大似曳尾靈龜既
然席卷三秦要且未能囊弓裹革煙塵自靜我國晏
然四海九州盡歸皇化自然半閑馬放風以時雨以
時五穀熟萬民安大家齊唱村田樂月落參橫夜向
闌 上堂今朝八月初五好事分明爲塞嶺頭漠漠
秋雲樹底鳴鳩喚雨昨夜東海鯉魚吞却南山猛虎
雖然肯照有用畢竟無賓無主唯有文殊普賢住住

我識行你 上堂舉正堂辯和尚室中問學者蚯蚓
為甚麼化為百合師曰客舍并州已十霜歸心日夜
憶咸陽無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鄉

鄂州報恩成禪師 上堂曰秋雨乍寒汝等諸人青
州布衫成就也未良久喝曰雲溪今日冷處著一把
火便下座

道場正堂明辯禪師法嗣

平江府覺報清禪師 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
佛出身處門云東山水上行師曰諸佛出身處東山
水上行石壓笋斜出岸懸華倒生

湖州何山然首座姑蘇人也侍正堂之父入室次堂
問貓兒為甚麼偏愛捉老鼠曰物見主眼卓豎堂欣
然因命分座淳熙初終於此山

白楊法順禪師法嗣

吉州青原如禪師 僧問達磨未來時如何曰生鐵
鑄崑崙云來後如何曰五彩畫門神

淨居尼慧溫法嗣

温州淨居尼無相大師法燈 上堂拈拄杖卓曰觀
音出普賢入文殊水上穿靴立擡頭鷄子過新羅石
火電尤追不及也

南嶽第十七世

臨濟十二世
黃龍六世

萬年心聞曇首禪師法嗣

溫州龍鳴在庵賢禪師

上堂舉崇壽示衆云識得

堯子周匝有餘雲門道識得堯子天地懸殊師曰崇壽老漢坐殺天下人雲門大師走殺天下人龍鳴即不然識得堯子四脚著地要坐便坐要起便起

潭州大瀉喫庵鑑禪師會稽人也

上堂曰木落霜

空天寒水冷釋迦老子無處藏身拆東籬補西壁撞著不空見菩薩請示念佛三昧也甚奇怪却問道金色光明雲參返喫茶去 上堂老胡開一條路甚生

徑直只云歇即菩提性淨明心不從人得後人不知

其門一向奔馳南北往復東西極歲窮年無箇歇處諸人還歇得麼休休 上堂舉晦堂和尚一日問僧

甚處來云南雄州曰出來作甚麼云尋訪尊宿曰不

如歸鄉好云未審和尚令某歸鄉意旨如何曰鄉裏

三錢買一片魚鮓如手掌六師曰寧可碎身如微塵

終不瞎箇師僧眼晦堂較此子有般漢便道熟處難

忘有甚共語處

南嶽第十七世

臨濟十三世
揚岐六世

西禪頰庵鼎需禪師法嗣

福州鼓山水庵安永禪師閩縣人族吳氏弱冠依安國慈濟爲苾芻未幾謁懶庵於雲門一日入室庵曰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不得向世尊良久處會隨後便唱悠然契悟作禮曰不因今日問學喪目前機庵許之及徙怡山命師首衆閱二年庵將順寂以大慧所傳磨衲授之囑令剪拂學者安撫尚書張公澄請師繼席不數月拂袖雲門庵乾道申申郡師大資王公之望從衆初請居乾元遷黃檗又三年移鼓山 上堂曰要明箇事須是具擊石火閃電光底手段方能嶮峻崖頭全身放捨白雲深處得大安活

如其觀地覓金針直下腦門須迸裂到這裏假饒具機而變不犯鋒鋷全身獨脫猶涉泥水只如本分全提一句又作麼生道擊拂子曰淬出七星光燦爛解拈天下任橫行 上堂布網垂鈎闊長江不繫舟水寒魚不食特地過滄洲恁麼舉似著其來由半夜黑風翻大海直得波濤絕點流 上堂拈拄杖曰臨濟小厮兒未曾當頭道著今日全身放憨也要諸人知有遂擲拄杖下座 上堂舉睦州示衆云諸人未得箇入處須得箇入處旣得箇入處不得忘却老僧師曰恁麼說話面皮厚多少木庵則不然諸人未得箇

入處須得箇入處既得箇入處直須颺下入處始得
僧問須彌頂上翻身倒卓時如何曰未曾見毛頭星
現云恁麼則傾湫倒嶽去也曰莫亂做僧便喝師曰
雷聲浩大雨點全無

南劍州劍門安分庵主號分禪少與木庵同肄業安
國後依懶庵未有深證辭謁徑山大慧禪師行次江
干仰瞻 宮闕聞街司喝侍郎來釋然大悟作偈曰
幾年箇事挂曾懷問盡諸方眼不開肝膽此時俱決
盡一聲江上侍郎來徑回西禪懶庵迎之付以伽梨
自爾不現所寓後庵居劍門化被頌表學者從之所

作偈頌走字而成凡千餘首盛行於世 示衆曰這
一片田地汝等諸人且道天地未分已前在甚麼處
直下撤去已是鈍置分上座不少了也更若擬議思
量何啻白雲萬里驀拈拄杖打散大衆 示衆上至
諸佛下及衆生性命總在山僧手裏檢點將來有沒
量罪過山僧亦有沒量罪過還有檢點得出者麼卓
拄杖一下曰寃有頭債有主遂左顧右視曰自出洞
來無敵手得饒人處且饒人 示衆十五日已前天
上有星皆拱北十五日已後人間無水不朝東已前
已後總拈却到處鄉談各不同屈指曰一二三四五

六七八九十一十二三十四諸兄弟五道今日
是幾良父曰本店買賣分文不賒

東禪蒙庵思岳禪師法嗣

福州鼓山宗逮禪師 上堂曰世尊道應如是知如
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遂喝曰王本無瑕却有瑕
開善密庵道謙禪師法嗣

建寧府仙州山吳十三道人者每以已事扣諸禪及
開善歸結茅於其左遂往給侍紹興庚申三月八日
夜適然啓悟占偈呈善曰元來無縫罅觸著便光輝
既是千金寶何須彈雀兒善答曰焮地折時真慶快

死生凡聖盡平沈仙洲山下呵呵笑不負相期宿昔心

東林中庵道顏禪師法嗣

荆南府公安遯庵祖珠禪師南平人也依止庵之久
一日入室次庵問僧云如何是佛麻師聞頓契有偈
曰機前一句子用處不留情如撞幢子弩箭箭中紅
心後開法公安四衆歸仰 上堂曰不是心不是佛
不是物灑盡野狐涎翻山鬼窟平田淺草裏露出
焦尾大虫大虛寥廓中放出遼天俊鷲阿呵呵露風
骨等閑拈出衆人前畢竟分明是何物咄咄 上堂
玉露垂青草金風動白蘋一聲寒鴈叫喚起未惺人

上堂舉子深談實相善說法要可惜玄沙老人漏泄
向上一竅自從一見桃華後直至如今更不疑禪客
相逢只彈指此心能有幾人知大衆這兩箇老漢一
人撥動天關一人掀翻地軸山僧輒爾傲墮敢繼渠
儂高躡蒼鷹爪下分餐猛虎口中奪肉一句當機千
足萬足君不見古人有言兮逢船便渡得路便行要
會箇中意日午打三更拍禪床下座
汀州報恩法演禪師果州人也 上堂舉俱胝豎指
師曰佳入睡起懶梳頭把得金釵插便休大抵還他
肌骨好不塗紅粉自風流

教忠晦菴彌光禪師法嗣

泉州法石中庵慧空禪師贛城贛縣人族蔡氏少爲
書生年三十六投郡之觀音院下髮往汝仰山祖禪
師有省次參翠巖廣照燈禪師燈與語鋒投得典翰
墨辭謁大慧於徑山宿疑盡去屬慧貶衡陽遂入閩
見鼓山珪淨衆岳皆蒙印可後抵教忠一日入室聞
舉女子出定話擬踵門忽大悟乃曰自携瓶去沽村
酒却著衫來作主人忠曰中間底是阿誰師禮拜便
出忠哂之紹興己巳會忠移住龜山以師繼席後遷
大安及崇福乾道丁亥謝事寓雪峰東庵洋嶼雲門

庚申春泉守龍學王公十朋挽居法石 受請日上
堂曰雲門山中劄硬寨已是經年灑嶼江頭未見有
毛頭星出現舉手攀南斗回身倚北辰等羽拋出東
山暗號驗盡天下野狐當機覩面不相饒喝下跛驢
成隊走是以藥山道未有長行而不住未有長住而
不行欲益無所益欲為無所為宜作舟航無久住此
咄古人好似以隋珠彈雀用趙璧抵烏氈麼要續如
來正法大似鄭州出曹門且道雲門庵主今日赴法
石請為入底句作麼生道八十翁翁鞦韆球直從洋
嶼江心過 春日上堂拈拄杖卓一下曰先打春牛

頭又卓一下曰後打春牛尾驚起虛空入藕絲裏釋
迦無路潛蹤彌勒急走千里文殊却知落處撫掌大
笑歡喜且道他歡喜箇甚麼春風昨夜入門來便見
千華生碓甯 上堂舉芭蕉示眾曰你有拄杖子我
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却你拄杖子師曰要
識芭蕉用處麼更將歸去夢說與欲行人 上堂千
家樓閣一霎秋風只知襟袖涼生不覺園林落葉於
斯薦得觸處全真其或未然且作寒溫相見 上堂
舉金剛經云佛告須菩提爾所國土中所有眾生若
千種心如來悉知何以故如來說諸心皆為非心是

名爲心要會麼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華
僧問先佛垂範禁足安居未審是何宗旨曰瑠璃鉢
內托須彌僧便喝師便打 問知師久韞囊中寶大
衆臨筵乞借看曰猛虎畫蛾眉云今日小出大遇也
曰劍云久矣不須刻舟云只如真覺示衆道南山有
條鼈鼻蛇汝等諸人切須好看未審此意如何曰黑
雲遮古路云長慶道今日堂中大有入喪身失命意
作麼生曰抱劍入桑林云只如雲門將拄杖攬向雪
峰面前峰作怕勢又且如何曰一家有事百家忙云
玄沙道用南山作麼灑曰也要大家知云古人恁麼

提持成得甚麼邊事曰兩兩三三成羣作隊 問禾
山四打鼓意旨如何曰下下打著云打著後如何曰
不在鼓聲中頭頭皆漏泄云雪峰見僧來連輓出三
箇毬子又且如何曰兄弟添十字云學人未曉乞師再
指曰退步思量愁殺人淳熙甲午春偶微恙寶文傳
公自得赴漕江左聞而省之值師偃息即召曰和尚
惺惺著師應曰已與侍郎相見了也傳曰一釣便上
師曰也不可放過傳謂侍僧曰誰言渠病師曰雪上
加霜翊日剃沐更衣書偈已端然坐亡乃三月二十
三日也闍維數珠不壞獲設利五色窠于東山之鉢

那塔壽六十有九臘四十有三

臨安府淨慈混源曇密禪師天台人族盧氏年十二
去家師資福道榮十六圓具習台教棄依大慧於徑
山未幾往謁雪巢一此庵元入闍留東西禪無省遂
之泉南教忠求決於晦庵俾悅眾會解事歸前資偶
舉香嚴擊竹因緣豁然契悟述偈呈庵舉賢沙未徹
語詰之無滯庵曰子今始可見妙喜矣即禮辭至梅
陽服勤四載乾道辛卯出住茗溪上方次遷台城紫
籜鴻福萬年淳熙甲辰夏 詔居淨慈 上堂諸佛
出世打劫殺人祖師西來吹風放火古今善知識佛

口蛇心天下衲僧自投籠檻莫有天然氣槩特達丈
夫為宗門出一隻手主張佛法者麼良久曰設有也
須斬為三段 上堂德山小參不答話千古叢林成
話霸問話者三十棒慣能說訶說秀時有僧出的能
破的德山便打風流儒雅某甲話也未問頭上著枷
脚下著匣你是那裏人一回相見一傷神新羅人把
手笑欣欣未踏船舷好與三十棒依前相厮誑混源
今日恁麼批判責情好與三十棒且道是賞是罰具
參學眼者試請辨看戊申十二月望書偈入寂壽六
十九臘五十四

西禪此庵守淨禪師法嗣

福州乾元宗穎禪師 上堂卓拄杖曰性燥漢只在

一槌遂靠拄杖曰靈利人不勞再舉而今莫有靈利
底麼良久曰比擬張麟兔亦不遇

天童應庵曇華禪師法嗣

慶元府天童密庵咸傑禪師七閩福清人也 上堂

曰牛頭禪說堅說不知有向上關挨子有般漆桶葦
東西不辨南北不分便問如何是向上關挨子何異
閉眼尿床華藏有一轉語不在向上向下千手大悲
堪索不著兩隻無處曬眼今日普請布施大眾良久

曰達磨大師無當門齒 上堂世尊不說說初曲作

直迦禁不聞聞望空啓告馬祖即心即佛懸羊頭賣

狗肉趙州勘庵主貴賤賣分文不直只如文殊是

七佛之師因甚出女子定不得河天月暈魚分子掬

葉風微塵養葺 上堂卓拄杖曰迷時只迷這箇復

卓一下曰悟時只悟這箇迷悟雙忘糞掃堆頭重添

槌槌莫有向東涌西沒全機獨脫處道得一句底麼

若道不得華藏自道去也擲拄杖曰三十年後 上

堂舉死和尚示衆云一人所在要須到半人所在

也須到無人所在亦須親到一回召大眾曰三邊一

箭收功後四海何愁不太平

南書記者三山人久依應庵於趙州狗子無佛性話
豁然契悟有偈曰狗子無佛性羅喉星入命不是打
殺人被人打殺定庵見喜其脫略經與未終於歸宗
道場無庵法全禪師法嗣

常州華藏伊庵有權禪師 上堂曰今朝結却布袋
口明眼衲僧莫亂走心行滅處解翻身噴嚏也成師
子吼拚檀林任馳驟剔起眉毛頂上生剜肉成蒼露
家醜 上堂禪禪無黨無偏迷時千里隔悟在口皮邊
大為行權師法嗣

常德府德山涓禪師潼川人也 上堂橫拄杖曰一
二三四五六七七八九一十 循環逆順數將來
數到未來無盡日因七見一見一亡七踏破太虛空
鐵牛也汗出絕氣息無蹤跡擲拄杖曰更須放下這
箇始是參學事畢 上堂見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
離見見不能及遂喝曰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衆
中忽有衲僧出來道長老休寐語却許伊具一隻眼
上堂拈拄杖曰有時奪人不奪境拄杖子七縱八橫
有時奪境不奪人山僧七顛八倒有時人境兩俱奪
拄杖子與山僧削跡吞聲有時人境俱不奪卓拄杖

日伴我行千里携君過萬山忽若撞著臨濟大師時
如何師唱曰未明心地印難透祖師關
雙林用禪師法嗣

婺州三峰印禪師 上堂舉野狐話曰不落不昧誣
人之罪不昧不落無繩自縛可憐柳絮隨春風有時
自西還自東

嘉泰普燈錄卷第二十一

音釋

昭曹 遜音 晷音 鬼音 昉音 傲音 騅音 雖音 澗音 留音 類音 盧音 對音 參音 森音 焯音
肆羊 切至 贛音 霏音 山洽 韞音 揮音 託音 榭音 嚏音 帝音



真素普燈錄卷第二十二

平江府報恩光孝禪寺住僧 爰編

聖君

太宗皇帝

真宗皇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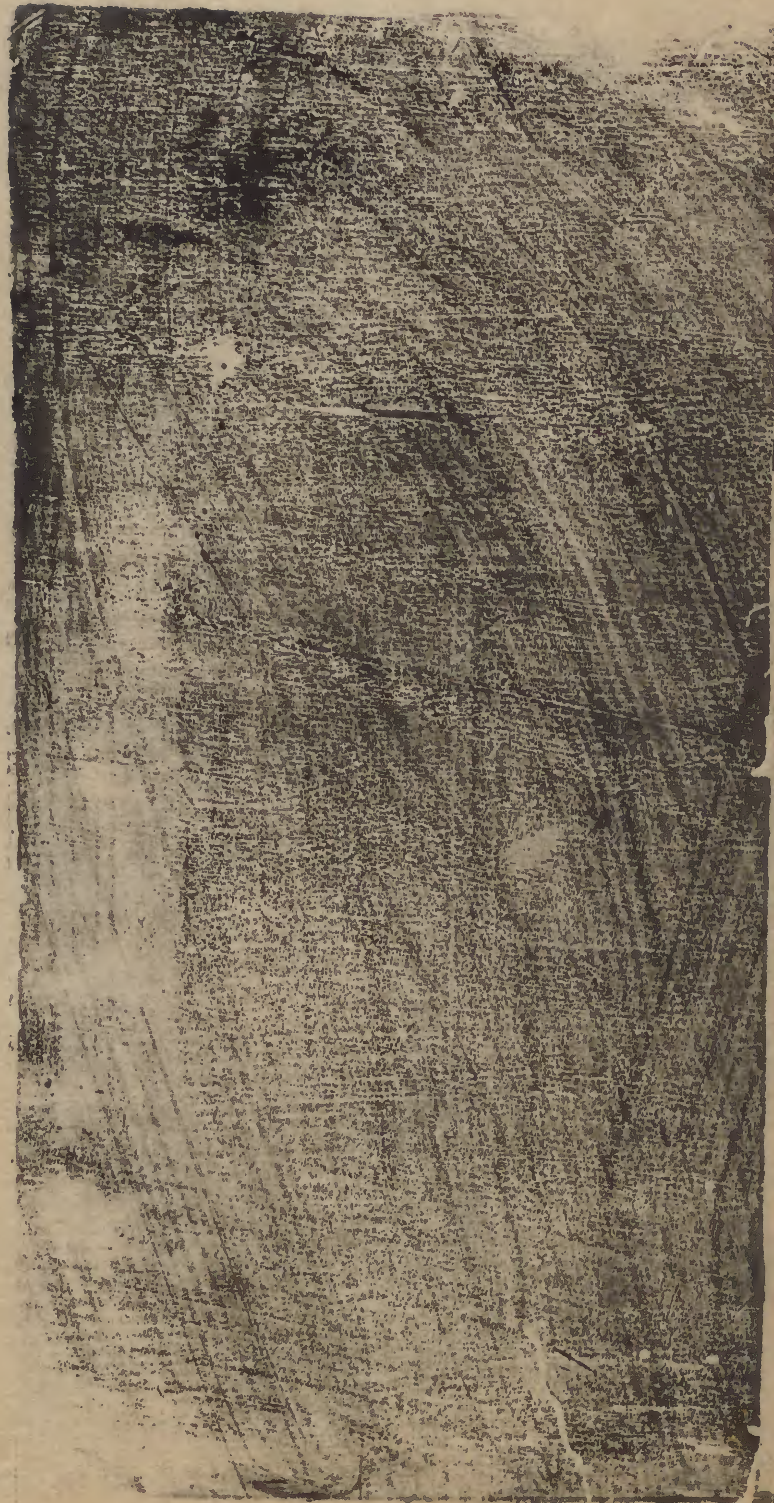
仁宗皇帝

徽宗皇帝

高宗皇帝

孝宗皇帝

賢臣



真素普燈錄卷第二十二

三

丞相王隨居士

殿院李琛居士

又定公張方平居士

修撰曾會居士

郎中許式居士

參政呂惠卿居士

都尉李遵勗居士

英公夏竦居士

節使李端愿居士

禮部楊傑居士

中書李林宗居士

簽判劉經臣居士

比部孫居士道共

節推朱炎居士

已上賢臣編目謹依宗派類定不以官品

並次校也

聖君

太宗皇帝以 聖極真諦而 廣闢度門 開發元

機 鮮克加對者如 幸相國寺見僧看經 上問看

底 是甚麼經云仁王經 上曰既是朕經為甚却在

神子真僧無對對曰皇天無親唯德是輔幸開

寶塔 問僧知是甚人云塔主 上曰朕之塔為甚

麼卿作主僧無對明覺代對曰因僧見 上問卿居

甚處云廬山卧雲庵 上曰朕聞卧雲深處不朝天

為甚到此僧無對明覺代對曰僧入對次奏云 陛

下還記得麼 上曰甚處相見來奏云靈山一別直

至如今 上曰卿以何為驗僧無對明覺代對曰宣賜 召問昔

京寺回祿藏經悉為煨燼僧欲乞 宣賜 召問昔

日摩騰不燒如今為甚却燒僧無對明覺代對曰陛下不忘付囑

上嘗夢神人報云請 陛下發菩提心因早朝 宣

問左右街菩提心作麼生發街無對明覺代對曰實

智寂大師進三界圖 上問朕在那一界中寂無對

保寧仁勇禪師嘗代對曰陛下何處不稱尊 一日朝罷 擊鉢問丞相王隨

曰既是大庾嶺頭提不起為甚麼却在朕手裏隨無

對慈明楚圓禪師嘗代對曰陛下有力白雲端

真宗皇帝臨御以來 歷覽貝文 探蹟祖教乃於

華嚴曉然自得嘗 製偈曰寂寂太虛空湛湛如秋

水拂拭本無塵不屬張工李因建智海勝藍偉冠都

下廣延禪衲馳 認正覺本逸禪師主之逸至入對

稱 旨賜前偈令和逸謝 恩已釐為四章一曰寂

寂太虛空何人達此宗本來無一物佛祖未潛蹤二
曰湛湛如秋水此心誰可委唯有悟空人相逢只彈
指三曰拂拭本無塵青天月一輪堂堂無罣礙全露
法王身四曰不屬張王李從來自家底山河及大地
通身無不是 上大悅乃 錫正覺號

仁宗皇帝垂佛心以治天下四夷來王

欲隆宗教

乃 詔僧懷璉入對便殿 命陞座稱

旨賜號大

覺禪師

製詩頌褒之餘二十首及

提綱語二篇

璉嘗進偈中有圓相 上因製頌二章

賜璉曰今

伏觀淨因長老於禪偈內畫圓相○此人入皆有除

鈍根下愚人不知裏面無安排鼻孔處呵呵又一重

案底寡學淺近敢吟頌二首一日接引本無言出沒

任往還元無添減處但同秋月圓二曰愚蒙全不會

上聖空難知三十年年後更添一暈兒今璉箋註璉

註已并進三偈乞歸林下 上註璉頌一首仍 宣

諭曰山即如如體也將安歸乎令再住京國且與佛

法璉頌曰千族雲山萬壑流 上曰佛法廣大非只

渠壑也歸心終老此峰頭 上曰不止峰頭更審細

莫錯也朝昏但祝弄多壽 上曰但是舍生皆同云

壽也一炷檀煙滿石樓 上曰徧法界白煙灰息也

連復進二頌稱 謝有曰中使傳 宣出 禁闈
再令臣此住禪扉青山未許藏千拙白髮將何補
萬幾 霄露恩波方湛湛林泉情味苦依依 堯仁
況是如天闊應任孤雲自在飛二十日 賜羅扇一
把題元寂頌於其上又嘗 製修心頌曰初祖安禪
在少林不傳經教但傳心後人若悟真如性密意由
來妙理深明年春璉堅辭 上從之持賜 御容一
軸以 示不忘之意

徽宗皇帝踐祚之初 留神禪奧 詔芙蓉道楷禪
師住持法雲以 問宗要二年佛國禪師惟白奏所

集宗門續燈錄三十卷 上賜其序政和三年夏四
月嘉州道傍有大樹風雷所摧一僧晏坐樹內鬚髮
被體指爪遶身本州以事真奏獲 旨令迎至京師
供養時西天總持以金磬出其定乃問何代僧曰我
東林遠法師之弟也因游峨眉不記時代遠無恙否
持曰遠法師晉人也去世七百年矣遂不復語持曰
師欲何歸曰陳留縣即復入定 帝命繪其像頒行
天下并 製三頌一曰七百年前老古錐定中消息
許誰知爭如隻履西歸去生死徒勞木作皮二曰藏
山於澤亦藏身天下無藏道可親寄語莊周休擬議

樹中不是負趨人三日有情身不是無情彼此人人
定裏身會得菩提本無樹不須辛苦問盧能

高宗皇帝以 神武平海內三教 一致尤 宅心

少林之道 潛龍時差侍臣韓子扈往天寧寺 命

主僧佛果禪師克勤陞堂勤據座說偈二章曰善因

招善果種穀不生五大福德人修大福德人受八萬

四千波羅蜜一毫端上已圓成棒頭喝下承當得高

步毗盧頂上行時靖康元年三月二十五日也越三

日 復命陞堂勤遂舉天竺有王者嘗往見一祖師

即請說法祖曰大王來時好道去如來時王歎伏勤

拈曰佛法是世法世法即佛法直道而行風行草偈

若未委悉重說偈言去也至簡至易最尊最貴往還

千聖頂額頭世出世間不思議彈指圓成八萬門一

超直入如來地韓錄三偈以進 上題其後曰靖康

改元四月初一觀佛果禪師善偈理趣高妙云二年

即皇帝位未幾 幸維揚十一月 詔勤詣 行在

引對至 闕下 上遣中使八人迎之 賜座 上

曰朕一一記得昨過泗州見普照佛心長老禪是師

弟子朕亦素知師禪道高妙可得聞乎勤曰 陛下

以 仁孝治天下率土生靈咸被 光澤雖草木昆

蟲各得其所此佛祖所傳之心也此心之外無別有心若別有心非佛祖之心矣 上大喜曰可賜圓悟禪師號勤謝畢 上曰師居金山何如勤曰臣老且病願歸林下 上曰不可天下名山惟師擇居之勤固辭 上曰何山可住勤曰願投老雲居 上從其請勤復奏曰 陛下既以佛心而化育生靈萬邦稽首臣亦當傳佛心宗以酬覆燾 賜茶罷傳 宣引謁五府經文奉 旨五府以次就雍熙寺請開堂演法 孝宗皇帝道自 生知 性由 天縱 在普安潛藩一聞徑山佛日宗杲禪師之道委內都監往問要

旨杲作偈以獻及 建邸復令內侍齋束帛等 命杲就山為眾說法 大書妙喜庵三字仍 製贊賜之杲演成四偈以呈 上甚嘉歎 即皇帝位詔杲引對杲稱疾乃 特賜大慧禪師一日因門司黃彥節舉傳燈錄所載二十二祖摩訶羅偈曰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 上即悟其奧乾道庚寅冬景德靈隱禪寺虛席 詔僧慧遠住持辛卯春 召見 上舉不與萬法為侶問遠是甚麼人語遠以龐居士奏之 不錄壬辰秋召入 東閣 上曰前日在此閣靜坐忽思向所舉

不與萬法為侶因緣 朕從這裏有箇見處遠曰不
與萬法為侶 陛下作麼生會 上曰四海不為多
遠曰一口吸盡西江水又且如何 上曰亦未曾欠
缺繼 賜佛海禪師癸巳眷 駕幸其寺 御方丈
見遠畫像 問曰是誰遠曰臣之陋質學者寫以求
贊 上曰此是畫底那箇是真底遠鞠躬奏曰春氣
和融恭惟 聖躬萬福 上大笑 至東廊觀畫壁
次遠奏曰此乃歷代高僧 上曰如今有否遠曰西
廊底筆尤工淳熙丙申春僧德光奉 旨補居靈隱
寺冬十一月 召對便殿光舉靈雲見桃華悟道偈

曰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葉落又抽枝自從一見桃
華後直至如今更不疑奏曰那裏是他不疑處 上
曰空手牽鐵牛 上曰若問長老如何祇對光曰千
聞不如一見光復舉瀉山開香巖汝試向父母未生
已前道一句看香巖無對 上曰朕有一語光曰如
何是父母未生已前一句 上曰昨夜今朝又明日
示光偈曰大暑流金石寒風結凍雲梅華香度遠自
有一枝春未幾 賜佛照禪師號庚子秋延徑山主
僧寶印於選德殿 上曰三教聖人本同這箇道理
印奏曰譬如虛空東西南北初無二也 上曰但聖

人所立門戶各別爾孔子以中庸設教印曰非中庸之教何以安立世間故華嚴亦不壞世間相而成出世間法法華云治世語言資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 上曰今之士夫學孔氏者多只攻文字不見夫子之道不識夫子之心唯釋迦老子不以文字教人直指心源開示眾生各令悟入此為殊勝也印曰非獨今之學者不見夫子之道當時十哲如顏子號為具體盡其平生力量只道得箇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如有所立卓尔竟捉摸未著而夫子分明八字打開與諸弟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尔吾

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以此而觀夫子未嘗回避諸弟子而諸弟子自蹉過也昔張商英丞相云惟吾學佛然後能知儒 上曰朕意亦謂如此印曰臣近見 陛下賜德光長老 御札曰今俗人乃有以禪為虛空以語為戲論其不知道也如此切中今日流俗之病蓋流俗例以佛法為清淨寂滅之教遂引莊老之說以合佛意以臣所觀莊老立地處止做得經論中二乘人見解 上曰如何見得印曰墮肢體黜聰明形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便是二乘人灰心滅智厭身如桎梏棄智如雜毒所以去

大乘人遠矣大乘人衆生度盡方證菩提正如伊尹
有一尖不被其澤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又云予天民
之先覺者也將以斯道覺斯民也此便是大乘人履
踐處 上然之嘗 製布袋和尚贊曰袋貯乾坤杖
挑日月藟藟首直僧中之傑憨憨癡癡域中之絕令
行兮一棒一條痕逗機兮殺人須見血別別分明一
點紅爐雪又嘗 游戲於圓覺大光明藏中 備覽
諸經 發於淵默 疏其至奧 警悟人天如釋清
淨慧章至一切障礙即究竟覺則曰菩薩初發心時
名始覺圓覺成就名究竟覺今見諸障即究竟覺者

蓋已入佛地無一切差別心也 釋得念失念無非
解脫則曰得念是無念失念是有念佛知諸念本空
了無得失故皆得解脫 釋成法破法皆名涅槃則
曰進修曰成毀謗為破佛知諸法本空了無成壞故
皆名涅槃 釋智慧愚癡通為般若則曰智慧者已
悟之性愚癡者未悟之性究其本源同一佛性故曰
通為般若 釋菩薩外道所成就法同是菩提則曰
菩薩外道所立之法雖有邪正之殊皆是菩提覺性
釋無明真如無異境界則曰真妄一體性本解脫
釋諸戒定慧及姪怒癡俱是梵行衆生國土同一法

性則曰涅槃經云我以佛眼徧觀三界有情無情一切之法悉皆究竟究竟者即法性也 釋地獄天堂皆為淨土則曰佛知善惡二報皆如空華故謂苦樂二境皆為淨土 釋有性無性齊成佛道則曰有性三乘也無性闡提也佛眼觀之悉皆是佛 釋一切煩惱畢竟解脫則曰佛謂煩惱本空故云畢竟解脫釋法界海慧照了諸相猶如虛空此名如來隨順覺性則曰法界海慧者佛之智慧如法界之廣如大海之深故也其慧光照了諸相如太虛空廓然無礙方為佛之隨順覺性如孔子之無可無不可是也

賢臣

丞相王隨居士嘗謂首山省念禪師得言外之旨自尔踐履益深竟明大法至臨終日書偈曰盡堂燈已滅彈指向誰說去住本尋常春風掃殘雪

殿院李琛居士嘗謂福嚴雅禪師與論倩女離魂話未終雅曰隨他去也公曰師意如何雅曰切忌向倩女處着到公領悟曰元來却在這裏雅哂之翌日同入藏院時雪竇顯禪師為藏主公曰便是藏主那顯曰是公曰藏中還說著下官麼顯曰目前可驗公曰驗底事作麼生顯曰不消一劄公擬議顯曰且請殿

院歸寮喫茶坐次嵐霧忽起雅曰殿院游山恰阻烟
霧公曰靈峰聖跡為其廢却有這箇顯曰下方無公
擬對雅曰藏主壯觀福嚴顯曰和尚且莫開眼公曰
作家作家顯曰殿院尊重時有道士秀才到院公曰
三教中那教最尊顯起側立公曰有口何不道取顯
曰對夫子難言公曰休休便起顯曰適來造次公喝之
文定公張方平居士字安道知滁州日嘗游瑯琊山
周行廊廡不忍去旋抵藏院有感流涕指梁間經函
曰此吾前身事也令取而視之乃所書楞伽經始二
卷齋沐續之與前書無少異前才為此寺知藏書未
終而卒普冊書故也

焚香展讀佛語心品至贊偈曰世間離生滅猶如虛
空華智不得有無而興大悲心遂洞明已見書偈曰
一念存生滅千機縛有無神鋒輕舉處透出走盤珠
暮年出此經示東坡居士仍以其事語之坡題其後
刻之浮玉山龍游寺

修撰曾會居士幼與雪竇重顯禪師同舍及冠異途
天禧間值於淮甸公遂引中庸大學參以楞嚴符宗
門語句質顯顯曰這箇尚不與教乘合况中庸大學
耶學士要徑捷理會此事乃彈指一下曰但恁麼薦
取公於言下領旨天聖初公守四明以書幣迎師補

雪竇既至公曰某近與清長老商量趙州勘婆子話
未審端的有勘破處也無顯曰清長老道箇甚麼曰
又與麼去也顯曰清長老且放過一著學士還知天
下衲僧出這婆子圈襪不得麼公曰這裏別有箇道
處趙州若不勘破婆子一生受屈顯曰勘破了也公
大笑顯領衆入城緣化欲見之聞者以謂禁告師以
偈寄公曰碧落烟凝雪乍晴住山情緒寄重城使君
道在未相見空恋甘棠影裏行公荅曰勞勞世務逐
浮沈一性澄明亘古今日擊道存無阻隔何須見面
始知心即請公見問曰道存無阻因甚入來不得顯

曰他日見別處長老學士不請舉向伊公曰舉著又
何妨顯曰山僧罪過公曰好好顯應喏喏

郎中許式居士守隆興時從洞山聰禪師或曰是得

正法眼一日與泐潭澄上藍溥坐次澄問聞郎中道

夜坐連雲石春栽帶雨松當時荅洞山甚麼話公曰

今日放衙早澄曰聞荅泗州大聖在揚州出現底是

否公曰別點茶來澄曰名不虛傳公曰和尚早晚回

山澄曰今日被上藍覷破便唱公曰不柰船何打破

辱斗公至上藍僧堂問首座年多少座曰六十八公

曰僧臘多少座曰四十七公曰聖僧得幾夏座曰與

虛空同受戒公拍床板首曰下官喫飯不似首座喫
鹽多

參政呂惠卿居士字吉甫於法界觀研味有年後看
李長者合論心地豁然說偈曰欲見文殊久馳心向
五臺誰知黃卷上指出妙光來

都尉李遵昂居士字用和探索宗要有年聞慈照所
舉因緣頓明六法述偈曰參禪須是鐵漢著手心頭
便判直趣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照詰而印之後
作照塔銘其自叙問道始末曰予早欽風而虎溪世
之福地也會師退位以素緣熟乃走昏命駕百舍重

研道將迎意遂有王城之入創茲寺居之獲陪中履
之侍諦求眉髓之論師嘗諭房孺問徑山禪可學乎
曰此大丈夫事非將相之所能為一旦聞舉一唱耳
聾三日之話如處葦室燿示而頓明如對靈山听然
而微笑自此叙弟子禮或外館開供妙談渴聞旋請
入都留閣旬浹或命駕香刹時問輕安服勤左右六
周歲篇于是確求歸隱者數四咸緩以他語貴其延
居亦嘗微露風指謂吾儂汝宿緣祖祢有記事著傳
錄今不可泄云云銘曰離四句絕百非嘗以肅國大
長公主誕辰命慈照石霜葉縣就策渙法最後葉縣

登座拈拄杖拗折擲地便下座公笑曰老作家手段
終別照曰都尉亦不得無過一日與堅上座送別公
問近離上黨得屆中都方接塵談遽回虎錫指雲屏
之翠嶠訪雪嶺之清流未審此處彼處的事作麼
生堅曰利劍拂開天地靜霜刀纔動斗牛寒公曰恰
值今日耳聵堅曰一箭落雙鷗公曰上座為甚麼著
草鞋睡堅以衣袖一拂公低頭曰今日可謂降伏也
堅曰普化出僧堂又圓禪師未出世時謁公公使童
子問曰道得即與上座相見圓曰今日特來相看公
又令童子問曰碑文刊白字當道種青松圓曰不因

今日節餘日定難逢童子又出曰都尉言恁麼則與
上座相見去也圓曰脚頭脚底公乃出揖坐復問我
聞西河有金毛師子是否圓曰甚處得這箇消息來
公便唱圓曰野干鳴公又唱圓曰恰是公大笑圓留
數日乃辭公曰如何是臨歧一句圓曰好目好息公
曰恁麼則不異諸方也圓曰都尉見處作麼生公曰
放你二十棒圓曰專為流通公拊掌圓曰瞎公曰好
去圓曰喏喏圓歸唐明未幾公遣章介二師訊之圓
於書尾畫雙足寫來僧名以荅之公作偈寄曰黑毫
千鈞二餘金擲示雙趺人天都真測珍重亦驚胡謁文

公曰次遂問釋迦六年苦行成得箇甚麼邊事公曰
擔折方知柴束重其造入妙密應機無滯類此及疾
篤命邀圓圓至公畫此○相并書偈曰世界無依山
河匪礙大海微塵須弥芥拈起幞頭解下腰帶若
覓生死問取皮袋圓見乃問如何是都尉本來佛性
公曰今日熱如昨日却問圓臨行一句作麼生道圓
曰本來無罣礙隨處任方圓公曰晚來困倦更不答
話圓曰無佛處作佛有尼道豎謂曰衆生見劫盡大
火所燒時都尉切宜照顧主人翁公曰大師與我煎
一服藥來尼無對公曰這師姑藥也不合煎語罷投

枕未安而道公於天聖中以所集宗門廣燈錄三十

卷繳進 上製序冠其卷首仍 賜入大藏流行

英公夏棟居士字子喬自契機於石門慈照蘊叟禪

師一名日與老衲游偶上藍溥禪師至公問百骸潰

散時那箇是長老自家底溥曰前月二十離蘄陽公

休去溥却問百骸潰散時那箇是相公自家底公便

唱溥曰唱則不無畢竟那箇是相公自家底公對以

偈曰休認風前第一機太虛何處著思惟山僧苦要

通消息萬里無雲月上時溥曰也是弄精魂

節及李端愿居士見時在館舍常閱經書長雖婚宦

之人篤志袒道遂於後園築室類蘭若邀達觀曇穎
禪師處之朝夕咨參至忘寢食穎一日視公曰非示
現力豈致爾哉柰無箇所入何公問曰天堂地獄異
竟是有是無請師明說穎曰諸佛向無中說有眼見
空花大尉就有裏尋無手擔水月堪笑眼前見牢獄
不避心外聞天堂欲生殊不知忻怖在心善惡成境
大尉但了自心自然無惑公進曰心如何了穎曰善
惡都莫思量公曰不思量後心歸何所穎曰且請太
尉歸宅公曰只如人死後心歸何所穎曰未知生焉
知死公曰生則其已知之穎曰主從何來公問措穎

起搵其曾曰只在這裏更擬思且箇甚底公曰會得
也穎曰作麼生會公曰只知貪程不覺蹉路穎拓開
曰百年一夢今朝方省有本既而說偈曰三十八歲
曹然無知及其有知何異無知滔滔汴水隱隱隋堤
師其歸矣箭浪東馳

禮部楊傑居士字次公號無爲歷參諸名宿晚從天
衣義懷禪師游懷每引老龐機語令研究深造後奉
祠泰山雞一鳴觀日如盤湧忽大悟因以有男不婚
有女不嫁之偈別曰男大須婚女長須嫁計甚閑工
夫說無生話書以許懷懷轉善後會芙蓉楷禪師

公一與師相別幾年楮曰七年公曰尋道來參禪來
楮曰不打這鼓箇公曰恁麼則空游山水可無所
處楮曰相別未久善能高鑒公大笑嘗以履一兩惠
齊曉山主曰嘗蒲海內有一犀牛鼻孔遼天不知何
背披崑崙兒入水牽回一鈎截自後頭角不公怒
皮別無用處海上老商裁為隻履祖師歸去只得半
邊葱嶺使還空傳消息至今七百來正未曾踏者完
全在縱使背法堂著去未免止宿草庵直饒頂上戴
來也救貓兒不得今日無為子布施與黃梅齊曉山
三莫不舉足下足皆是道場東行西行無非佛事雖
然如是向道衲僧脚跟未曾夢見在且道如何得與
履相應去挂向千年葛藤上洞庭湖內與人看舜世
偈曰無一可恣無一可捨大虛空中之乎者也將錯
就錯西方極樂

中書李林宗居士又參宗師未契後會益首座於南
嶽公乃虛心扣之遂問意欲出塵今未出請師端的
決疑情益曰作麼生是出塵底意公問措益召曰會
麼公猛省呈偈曰心鏡從來照黃河本自深只因師
問後砂石化為金益曰正趨地獄公曰人我無相想
地獄益曰汝今何在曰見祇對空無曰只此是黃

金公曰眼中添眉益大笑公便禮拜

發判劉經臣居士字典朝少以逸才登仕版於佛之
之信年三十二會東林照覺總禪師與語啓迫之
敬服因醉心祖道既而抵京師謁慧林冲禪師於僧
問雪竇如何是諸佛本源荅曰千峰寒色語下有省
歲餘官雜幕就參韶山杲禪師將罷官辭杲鼻囑曰
公如此用心何愁不悟亦後或有非常境界無量歡
喜宜急收拾若收拾得去便成法器若收拾不得則
有不寧之疾成失心之患矣未幾復至京師趨智海
依正覺逸禪師請問因緣逸曰古人道平常心是道

得一二時中放光動地不自覺知回以馳求轉疎轉
逐公益疑不解一夕入室逸舉博燈所載波羅提
者見香至國王問何者是佛提曰見性是佛之語問
公公不能對疑甚遂歸就寢熟睡至五鼓覺來方追
念間見種種異相而表裏通徹六根震動天地回旋
如雲開月現喜不自勝忽憶韶山臨別所囑之言始
抑之逗明趨逸悉以所得告逸為證據且曰更須用
得始得公曰其要履踐否逸厲聲曰這箇是甚麼事
却說履踐公默契乃作發明心地頌八首及著明道
論備篇以警世詞曰明道在乎見性余之所悟者見

性而已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
也鼻之於臭也四支於安佚也性也揚子曰視聽言
貌思性所有也有見於此則能明乎道矣當知道不
遠人六之於道猶魚之於水未嘗須臾離也唯其迷
已逐物故終身由之而不知佛曰大覺儒曰先覺
覺此耳昔人有言曰今古應無墜分明在目前又曰
大道只在目前要且目前難觀欲識大道真體不離
聲色言語又曰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鎮相
隨語默同居止欲識佛去處只這語聲是此佛者之
語道約最親者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坐則見其倚

於後也瞻之在前也忽焉在後也取之左右逢其原
也此儒者之語道最迹者奈何此道唯可心傳不可
文字故世尊拈花而妙心傳於迦葉達磨面壁而宗
旨付於神光六葉既敷千花競秀分宗列派各有門
庭波或瞬目揚眉擊拳舉指或行棒下喝豎拂拈槌
或持叉張弓韞琴舞笏或拽石般土打鼓吹毛或一
默一言一吁一笑乃至種種方便皆是親切為人
然

為太細故人多則措習然見者不隔絲毫
真或沈吟迢迢萬里欲明道者宜無忽焉祖祖相傳

至今不絕真得吾儒所謂忿而不發開而弗違
余之有得實在此明反思吾儒自有其道良哉孔子

之言然而識之。以貫之故目擊而道存指掌而意
喻凡若此者乃合宗門之妙旨得教外之真機然而
孔子之道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既沒不得
其傳而所以傳於世者特文字耳故余之學必求自
得而後已幸余一夕開悟凡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心
之所思口之所談手足之所運動無非妙者得之既
久日益見前每以與人不能受然後知其妙道果
不可以文字傳也嗚呼是道也有其人則傳無其人
則絕余既得之矣誰其嗣之乎終余之身而有其人
耶無其人耶所不可得而知也故既為記頌歌詩

流播其事而又著此篇以諭吾徒云

比部孫居士遺其名因楊歧會禪師來謁值視

斷曰某為王事所牽何由免離會指曰委悉得麼公曰
望師點破會曰此是比部弘願深廣利濟羣生公曰
未審如何會示以偈曰應現宰官身廣弘悲願深為
人重指處棒下血淋淋公因此有省

節推宗炎居士嘗問義江禪師云未審此身死後此
心何往江曰此身未死此心何往公契旨述偈曰四
六不須先後覺六根還向用時空難將語默呈師也

只在尋常語

只須吐却

嘉泰普燈錄卷第二十二

音釋

珠尺余切

晶吁王切

鮮息淺切

腕烏貫切

釐陵之切

暈音會

暈音會

暈音會

暈音會

於豈切

燾大司切

黜尺律切

桎音質

祐姑沃切

內與納同

藟盧下切

藟盧下切

藟盧下切

百倩倉甸切

哂武忍切

甸音莫

幣音弊

閣音昏

棠音堂

溥音普

岸音岸

岸音岸

研五堅切

部音部

籥音藥

贖五格切

摑音莊

摑音莊

摑音莊

崙音崙

崙音崙

與音與

與音與

與音與

與音與

與音與

與音與

與音與

與音與

與音與

與音與

